

青年戲劇寫作徵文選

(三)

# 英雄女兒

四幕劇 孫以堅 著

青年書店出版

RW 827.05

戲劇徵文第三名：

兒女英雄  
(四幕劇)

陽 索 著

青年戲劇寫作

作者 孫以

版權所有

出版者 青年書店

不准翻印

印刷者 文威印刷所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月初版

1—3000

每冊實價 圓

時 間：抗戰後第三年的一個秋天  
地 點：淪陷區某都市

人物的說明：（以出場先後爲序）

周淑華：二十二歲，當地偽商會會長之女，美麗聰明，富於幻想，理想不濟，要獨佔現實的矛盾，經過了一個憧憬時期，轉到被環境磨鍊而慢慢堅強起來的革命女性。

周守謐：三十餘歲，偽商會會長，事投機，但很懦弱，性格轉變，在平時是豪傑而又不無不有的人物。

李昂：二十五歲，充滿着生命的活力，對人和對國家都抱熱愛，很機智，一舉一動，隨時帶着作戰的準備，爲當地救國秘密組織的中堅份子。

阿蝶：十七八歲，周宅婢女，美麗，具有她本份以內的世故，

張福：四五十歲，周宅男僕，質樸幽默。

王嘉祥：三十餘歲，日本派遣軍司令部的人，地方治安局局長，賦有漢好的先天性，刁滑好色，是周守謙幕後操縱者。

趙惠民：三十餘歲，沉着，堅毅，長於應付，是在不斷的鬥爭經歷中鑄成了一個什麼都經得起的壯年人，爲當地救國秘密組織的領導者。

余天士：二十餘歲，個性比較軟弱，一個經不起失敗的青年，參加當地救國工作。

項昆：二十餘歲，莽直，樂觀，是個在任何環境中都要找笑料的人，參加當地救國工作。





，覺得漸漸地能够安定下來，嘴裏不知不覺地嘆了一口氣。阿蝶也在屋裏，她的一份事兒，抹椅子，整花瓶和書籍，她只是機械地工作，對淑華的舉動並不覺得驚異，好像一切都是她習慣了的。

淑華：（自言，聲稍顫）等待，已經等待有三年了！總有那麼一天——！那麼一天，恐怕我的日曆上就有那麼一天！（稍停）這是安慰人的一句話，別人可以用這句話來安慰我，我可不能用這句話來安慰我自己！

阿蝶：（和實地）小姐，這日子終是要來的。

淑華：（和實地）誰都把這句話來欺騙別人，誰都把這句話來欺騙自己！這三年中間，我覺得我是過着一種生活，我沒想過一句心裏真誠的話，我也沒有做過一樁心裏真誠做的事情，在這一點點，我再也生活不下去了。再也活不下去了！我寂寞，我苦悶，我要衝出去！（興奮）靜下來，就像一隻被鎖住了腿的馬，好像一座被封住了口的火山，沒有我可以走的一條路！

阿蝶：（和實地）我看出你散散心，總要出外去散散心些。

淑華：（和實地）跳舞，又是跳舞！那一堆鬼，我怕見他們，（想像自己已經歷過的情形）他們的笑比哭還難看，他們的舉動你提心，簡直使人害怕，他們直挺了腰幹亂跳，真像一羣傀儡！

阿蝶：小姐，像這樣怕人的，不去，不去就是了。

淑：（看桌上像片）從前當舞廳舞女，被環境奪取的人，是沒有甲的人，他忍受不住這種環境，就不顧一切的了，現在變成一個人，忍受！

阿蝶：其實祇要想開了也沒有什麼。  
淑：沒有什麼！我還有點兒天良，我覺得現在是什麼時候，同胞過的是什麼日子，敵人對我們打着什麼樣的主意！

阿蝶：當然。像小姐這樣說，心裏那能不難受呢！

淑：（憤恨地）我常常想做點事，做點兒這時候應該做的事，但是又覺得無事可做，我有這樣一個家庭，這樣一個父親，好像一把鐵鎖把我鎖住了！（稍頓）雄哥，你走得早，這算便宜你了！可是我也不能再靠你，我再也靠得下去，我要衝破四面圍着我的網。（稍緩）我！我要衝出去，像我這樣活下去是多餘的，我！我要！——（忽然跑到窗外有響聲，話停住，氣也稍平）阿蝶，你看外面，有沒有什麼人。

阿蝶：（到窗戶向外四顧）沒有什麼，小姐，你別來猜疑，愛疑神疑鬼的。

淑：我覺得一切人都好像在偵伺着我們的，  
阿蝶：這是小姐那麼想，難道連我也会使小姐懷疑嗎？  
淑：那倒不見得。

（張福推門入）

張福：小姐，有電話。

淑：是那裏來的！

張福：王局長公館。

淑：又是王局長公館。

張福：是，小姐，今天他一共來了四次電話了。

淑：你回他說我沒有在家。

張福：不過，我已經對他說小姐在家裏沒有出門。

淑：（不耐煩地）那麼你就說我有別的事今晚不能去。

張福：不過，這未免……

淑：要你管這個那個的，快去回了他！

張福：是，小姐。（下）

淑：（不屑地）司令部的紅人，就得陪着你一起玩，我可不能隨便供給這般紅人做消遣品。

阿蝶：不過，也不必跟他太過不去，有時老爺也得受他幾分，

淑：老爺，哦！我爸爸，他是做着他的官，他是商會的會長，他們是，唉！（痛苦地）我真不知道該怎

麼說才好！

阿蝶：（打含地）近來李先生爲什麼不見來了？

淑：怕有半個多月不來了。

阿蝶：我覺得在我常見的人裏面，就只有李先生一個跟他們不同些，可也說不出和他們不同的地方在那

淑：看你倒會批評人！（窗外響聲又起，兩人都吃了一驚）阿蝶，這是什麼響，你去把窗子關上吧。

（阿蝶走到窗口，準備關窗，突然一個人從窗外跳進來，頭色略顯慘白，髮亂，穿灰色夾大衣，衣領上翻，這件意外的事使淑及阿蝶感到恐怖，阿蝶想要喊，又膽怯的停止。）

男子：（走向淑）請你原諒，周小姐。

淑：（退）你——你是誰？

阿蝶：（清醒地）李——是李先生！

男子：我是李昂。

淑：（驚覺）李先生！

李昂：周小姐，我知道我這樣做會使你們受驚的，但是又不能不這樣做。

淑：（茫然）這到底是怎麼一會事！

李昂：（把大衣脫下，掛在沙發旁邊的衣架上，漸漸恢復到平常狀態）我不相信你會完全不知道，

淑：我的確完全不知道。

李昂：在半個月以前，我接到你父親的警告信，警告我不准再到你們家裏來，不准再和你見面，要是被他發覺，我在你家裏，就要毫不客氣的加以逮捕，並且將用非常的手段對付我。

淑：（驚訝地）真有這會事！

李昂：（取出信授淑）這是你父親的信。

淑：（看信）哦！（阿蝶知趣地退出）會有這種事！

李昂：本來，我自己也覺得不應該再到這裏來，我沒有再到這裏來的理由，可是我好像控制不了自己似的，我終究又來了！

淑：（看信向李）什麼，危險份子！

李昂：哈哈——危險份子。

淑：（試探地）爸爸信上所說的，有沒有幾分事實？

李昂：這在你怎樣看法。

淑：譬如像他們這般人，你該和他們有點兒來往！

李昂：他們這般人，我不知道周小姐指的是甚麼。

淑：好像劉黑龍和范惠民他們。

李昂：劉黑龍！曉得曉得有那麼一個人。

淑：我說的官你們彼此有點兒關係，在工作這方面。

李昂：（笑）周小姐，你簡直是在問我的口供了，其實我並沒有必要來瞞着您，我是——（中止）

淑：（有把握地）你是，周先生。你是和他們一黨的，你是參加秘密工作的危險份子！

李昂：（坦然地）也可以這麼說，不過，周小姐，我想這件事對於你並不值得驚訝的。

淑：這樣說來，關於上次襲擊飛機場事件李先生也是實地參加了的！

李昂：我祇不過供給他們一點兒情報，周小姐，你怕不怕我們這種人！

源：（故意作惡）那可說不定，（忽的強硬起來）怕！我什麼人都不怕，我就是怕我自己！（感傷地）生活快要把我自己的生命毀滅了！我決不是如別人想像中那樣幸福的，也許正是最痛苦的人，李先生，關於你的事，你爲什麼一直到今天才告訴我，而且還是勉強的！

李：周小姐，我有我的苦衷，我不能把自己，——不，這是團體的祕密告訴給一位僑商會會長的小組。

源：你不應該這樣挖苦人，你不應該這樣不了解我，李先生，你——

李：（急解釋）不，周小姐，不了解你，現在我一切都了解你了！你方才的話我完全聽見了，你是一個值得我們敬佩的女子。

源：怎麼，方才你在窗外偷聽，在你跳進這窗子以前？

李：是的，不過這倒並不是故意的：（停了一下）我們認識好像已經有半年多了！

源：你倒不記有多少時候，只覺得很長久似的。

李：最初給我的印象和現在完全不同。

源：我也覺得比從前來好像變了一個人。

李：我所以爲你不過是一位都市裏生長周小姐，把你的聰明和美麗都放到物質享受方面去了？你所穿的還是汽車的式樣不够新，服飾不够摩登，理髮師的技術不够高明，（淑靜着笑）或者在某次跳舞會裏風頭給別一位小姐占了去：

源：好像有過那麼一個時期。

李昂：可是，我錯誤了！我猜的完全錯誤了！你並沒有滿足於你自己是商會會長的小姐，你沒有滿足於被別人所恭維的名媛的頭銜，正相反的，你是感覺苦悶，感着痛苦。

淑：李先生倒很長於心理測驗似的。

李昂：因為我對你太關心了！我承認這種盲目的關心是自私，（情熱地）可是，我再也不能把你忘懷，我迷戀着你的美麗，我對你的一切都感着興趣，像有一股不能克服的力量纏住了我。

淑：我倒並沒有想那樣做。

李昂：但是我有我的理智，我明白我自己的環境，我有我神聖的工作，有時我覺得我不應該被一個美麗而含有無故的女子所困住我應該擺脫她。

淑：（驚愕地）擺脫她！（掩飾地）當然是應該擺脫她的。

李昂：但是不能，我不相信上帝會把美麗和聰明賦給一個醜惡的人，我愛慕她的軀體，我還應該去了解她的內心。

淑：恐怕會把你的理想打碎了。

李昂：但是，現在我什麼都明白了！（走進淑，虔誠地）你不但美麗，你更溫柔，你有一點任何黑暗感滅不了的光明的心，周小姐，（更靠近熱情而懇求地）淑華，我愛你！

淑：（安靜地）李先生，你太興奮了！

李昂：今天我冒險到這裏，爲的就是要向你說這句話。

淑：恐怕還有其他的工作吧，比較更重要的！

李昂：工作，更重要的工作！（從狂熱中喚醒，伸乎看手錶）哦！時間是很急促了！（稍頓）周小姐，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自從上次飛機場事件發生後，我們同志的環境一天比一天險惡，敵人沒有一點不在向我們加緊進攻，我們要先發制人，我們準備（四顧，聲音放低）準備！（話又中止，好像

在考慮對這個女子是否可以洩漏這個秘密的消息）

淑：（頓悟地）說了半天，你還是沒了解我，沒有信任我！

李昂：不，我信任你，我現在已經把你當作我們的同志，（小心四顧）我們，準備，準備今天晚上十點鐘起事，襲擊飛機場和飛機庫。

淑：（注意地看錶）十點鐘！

李昂：十點鐘！本來時間就是我們的生命，我絕對不應該再在這裏逗留，可是我們這次發動，說不定我的血就要流在敵人的槍口底下，死，我當然不怕，不過在我準備犧牲以前，我常覺得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淑：什麼事！

李昂：我想你決不會不知道，當一個人要去實踐他那偉大而神聖的使命之前，往往需要另一個人給他一點安慰，一點最寶貴的愛的安慰，（突然伸出兩手熱烈地握着淑的兩手）淑華，我再也忍耐不住了！我——我愛你！

淑：（稍遲，但並不拒絕，臉稍紅後）李先生，我們——我們是同志！

李昂：（無語）

淑：其實我也很希望能做點自己能做的工作，（別具見解地）愛情是寶貴的，但是我們應該擴大愛情的

範圍！

李昂：（新奇地）擴大愛情的範圍，這話怎樣解釋？

淑：（打岔地）我看你們還是多談談關於你們今晚襲擊飛機場的事吧，當然，我想你們該有一個計劃。

李昂：（從掛在衣架上的大衣口袋裏取出一卷東西，打開）我們今晚最大的目標，是在破壞敵人的飛機庫和汽油庫，你看，這就是我們的計劃和路線；（稍有一會，把那卷東西仍放進大衣袋裏）我們這次自信有相當的把握，並且事情昨晚才決定，消息自然是極端祕密的。

淑：預祝你們成功，這件事也可算為我們有一個紀念。不過，李先生，我也很想做一點我能擔任的工作。

李昂：對了，現在我們正在秘密進行購機募款運動，預備弄來一架「淪陷區民衆號」，捐獻祖國，表示在淪陷區裏面老百姓，在敵人的刺刀下，這件工作，為進行上的便利起見，是由我們團裏的女同志擔任，自然還要請你協助。

淑：淪陷區民衆號！這當然是我願意做的事。

李昂：好，我們再來談一次吧！我們已經是同意了！

（兩人正要握手，忽然聽見門外有腳步聲，漸近門口，好像要進門的樣子兩人都覺驚慌，李昂從窗戶望出去，已被淑止住，像還有什麼話要談似的；腳步已經到門口，聽到敲門聲，李昂一時無從可躲，就躲進屋外的樹叢裏，稍有一會，把那卷東西仍放進大衣袋裏）我們這次自信有相當的把握，並且事情昨晚才決定，消息自然是極端祕密的。

周：（關心地看淑）淑：看你近來是不活似的，到底爲了甚麼，要是身體感覺不舒服的話，可以找個醫生看看。

淑：（無語）

張福：的確，小姐近來沒有像從前那樣快活了，真叫人就心。

周：張福，你記着明天去找胡醫生給小姐看病。

淑：（憤懣地）我沒有什麼病！

張福：要說病，的確不像有什麼病，只是心裏好像老牽掛着什麼心事似的。

周：（神經過敏地）哦！我知道了，這也怪不得，（誤會地）青年人自然是免不了。淑華，我看這問題，我很久就想跟你談一下，關於你的婚姻問題，我是時時留意的。

淑：請你不要誤會，爸爸。

周：其實，在這個時代，關於這件事我不過做三任主，大半還不是由着你自己，淑華，現在和從前不同了，要大大方方，有什麼怕談的！（稍停）說到這裏，使我想起李昂那個東西，過去你和他太接近了，我早知道他不是個正當的人，不過先前祇以爲是年少氣盛，世故不深，做事莽撞些，那曉得他竟是個十足的壞蛋。

淑：（愕然）爸爸說話要有根據。

周：我爲什麼要平空冤別人，（從衣袋中取出一張名單）你看，這是治安局開的名單，名單上列在第三位的正是他，這幾天當局正在加緊緝捕呢！

淑：哦！有這檔事！這名單從那裏來的？

周：是王局長王嘉祥交給我的。

淑：（輕蔑地）王局長！……

周：（不知趣地）談到他，不但地位高，人情幹，就是品性也很可以。並且聽說還祇是一個人。

淑：（遙指地）提起王局長，那個不曉得，跟老爺的交情也不含糊，並且聽說和這裏的司令官還同過

學，更是——嘻嘻——他跟小姐，他近來常常來找小姐的。

淑：你別多嘴！

周：這件事情，我正在考慮中，倒是很合我的意思。

淑：（憤然）考慮什麼，爸爸，請你不要把自己的女兒去巴結人！

周：（出人意料地）淑華，你說話不要這樣隨便。

張福：老爺完全是好意，小姐。

淑：好意！你們以為我完全不知道，你是想盡方法要我去接近他，要我往他的魔手裏鑽，要我做他的姨

太太！

周：淑華，你不要亂說，他在這裏祇是一個人。

張福：他祇到請小姐放心。

淑：（滔滔地）是的，做官做迷了心，就會打起這種主意來，王局長，好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會帶日

本人屠殺我們同胞，他會帶日本人屠殺我們愛國的青年，他會捧着日本軍閥的腿找官做，他愛當走